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二

與鹿伯順地方書 壬戌

與王具茨職方書 壬戌

與葉問義職方書 壬戌

與孫初陽贊畫書 壬戌

與袁自如兵使書一 壬戌

復袁自如兵使書二 甲子



復袁自如兵使書三 丙寅

報趙剛吾副將軍書 癸亥

與友人論五星聚張書 甲子

卷第九十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三十五

與鹿伯順職方書 壬戌

長安道上兩接風儀以匆匆束裝未得從容領
誨入夏以來知有視師之行此楊虞坡從翟公
之後再見于剛公者也翟公以無事行今樞相
以危急出翟公之品槩猶在中庸樞相之志意

卽功業未就而已昭灼于天下然則明公今日之行豈特同于虞坡哉他日之所就不問可知今復遺銓曹之選同督師而出置身危邊與衆異趨元儀雖伏草莽焉得不聞而興起乎儀受擬用之旨已七次矣科抄部聘亦已久矣而儀不敢任者以募爲之倡無繇爲和也倡者非倡其連帥之任而倡其忠義之氣也今樞相與明公行此草莽之士人人興起之日况儀屢辱明

詔義當致死者乎頃南冢宰孫公攝樞務以儀爲將將君子六千以護陵京儀竊不敢任也不敢任者以明公方辭銓曹之榮而就危邊使儀猶衆人之見則清華一路亦未自絕何必兜率而襁褓旣已裂冠毀冕不向廣寧寧前冲鋒爲士卒先又何以自靖于先王乎唯明公憐其志錄其氣則此舉也謂之馳驅四塞得其所從從軍無苦樂但問所從誰可也謂之屏之四裔使

石門四十一集
禦魑魅也可天下亦必有亮之者矣唯明公俯
念之小徇呈覽

與王具茨職方書

壬戌

不肖儀以家季父得從遊于左右謬附通門之
末一晤芝宇卽圖束裝不及專申晉謁從容沃
誨愧悔如何頃從邸報見明公爭馬帥之事色
正詞嚴此非三代以後人之所能辦也頃又聞
同樞相督師以出渝關一片石今日始可稱吾

閩矣不肖謬辱南冢宰孫公欲任以護鎮留都
之事方在逡巡竊聞恢復之計不覺其中夜而
興也士旣爲國家戮力致命不于夷虜荆棘之
中銜銳搗堅又何不從容藝苑守先人之敝廬
朝吟夕咏澤車款馬不亦可冀耶敢以衷私布
之下執事願以怯書生爲天下志士倡安坐江
南擁數千之衆亦可以曲突徙薪蒙不見之功
然而非其志也唯明公念通門之誼憐志士之

私爲緩頰于樞相之前士欲以其身爲國家死而不可得豈不悲哉主臣小揭呈覽

與葉問義職方書

壬戌

去歲邂逅危邊辱承綷繾一言之知終身以之况所知者不止一言而銜報者無繇自効于尺寸人各有心能無慚死頃見樞相之疏極道薊鎮安危全藉長城萬里改授專閫以襄重鎮此宗社之靈豈特一士之喜哉然儀躍冶之心未

免終宵不貼枕矣元儀七受明命擬用東西皆不敢任者以貧賤之士非附青雲而聲施則不能也青雲之士非素知之於貧賤之日而欲望屏于共事之時所不能也今南冢宰孫公以畱都危于累卵欲以儀將君子六千鎮護陵京儀竊不敢任者以危邊方有大役而一介之士擁麾節于內地此鬼神之所惡而志士之所恥也儀於木天金馬未曾自絕使其裂冠毀冕兜牟

而襦襦徒以國仇未雪耳使又居于江南繁縟之地曾謂心所安乎今儀不望効諸將故事先邀加銜而後出塞願卽以冢宰所擬內地之官之廣寧寧前以當極衝藉剛公宿管之知使得効尺寸以附青雲雖不敢望聲施於後世而可藉手以解慚憤此儀區區之懷望風而仰遡者也小揭呈覽

與孫初陽贊畫書 上戊

嗟乎元儀之交初陽蓋一紀于茲矣雖然謂之未交初陽可也往在壬子與初陽頡昂辟雍當是時名相高文相摩耳及初陽脫穎去元儀賤而不試日攻苦于經世實學乃從長老先生聞初陽非今之儒也乃欲請益而無繇矣雖然元儀雖浪遊而初陽之絳帳常在寒宗卽負笈而至玄亭亦衣帶水耳乃十年來疎落如此元儀豈能交初陽者哉雖然於今日而竊願交也初

陽已贊樞機當重任噓爲雲拂爲風元儀豈欲
借齒牙而聲施哉如此則元儀誠鄙夫初陽又
安肯與之交耶元儀請自陳其衷曲元儀去年
在長安長安貴人如福清如新城或欲以爲贊
畫或欲以爲大將皆辭之而不受乃拂衣而出
因以舊經撫在東張督府在西天下事無一可
爲也亦戀戀難助不忍其一紀之前與初陽頡
昂名場之意也今觀初陽毅然行又且毅然受

兵曹郎其慷慨擔荷非一時諸雄意見所及儀
又何必不兜牟而襦襜耶南冢宰孫公之知儀
也勝于儀之自知其愛儀之文詞亦甚于儀之
自愛然終以慷慨擔荷四字相勗勉欲使之不
假一第自見已爲授副帥之銜使率新兵護畱
都矣元儀竊不自安我之兜牟而襦襜誠有感
于初陽耳初陽在危邊極塞而我顧居於江南
衽席之地則初心之謂何以決計出塞爲初陽

前驅此非榮進安閒之地初陽所知也則儀之
求初陽齒牙亦非求榮希安也初陽又何忍鄙
之而不爲力言於當事哉貴師王文水先生第
一紀以來知已之中稱第一其不以儀此志爲
非初陽亦何忍鄙之而不爲力言于當事哉其
顛末在小揭中幸初陽炤鑒

與袁自如兵使書一 壬戌

祖宗養士二百六十年至於今危急極矣必有

一人爲之報者居恒每念之未見也至今日而
知在明公矣明公已掇高第稱循良需次言路
之選 神廟已來言路之權兼君相而有之人
之豔羨雖若一日愈于已明公乃挺身從軍棄
之若敝屣明公豈遠於人情哉實擔天下之重
不復顧也頃見樞相之疏謂明公自請改大將
更卓乎男子哉古者文武之途合故其權不待
申飭而自重自宋分左右之班而韓范諸公遂

以文帥爲軍主西夏之功終不克終日凌日弱
兩陷于虜本朝因之而 祖宗之時命將出師
必將介冑之士八座在軍止曰叅贊意蓋淡矣
然必趨之東流天地所不能挽以至今日偏重
至矣雖重將之說倡于一兩年之間屢屢明詔
旣諄且切然終不能勝也庸將之不足重
雖欲重之而不能也今以堂堂之監軍改而爲
之則其重自與經略等至於決機之時無論文

武必在前鋒此志士之所不避而亦事勢之所
必然也明公發其言必當終其志矣元儀讀先
人之遺書名玷藝林亦已久矣去年有欲任之
贊畫者肯假以高科之資格儀不敢受也以旣
在軍旅而徒資口舌士所恥也王制府欲拜爲
大將儀不敢受也不敢受者以舊經撫在事恢
復之策不決則無以盡其志也今何時哉出關
之意決于明公一人之懷廟堂之上改志而相

從屢敗之氣振於一朝積弱之勢變在旦夕丈夫不于此時自効更何待耶元儀迂書生也然當去年經撫黨爭之日元儀一言以蔽之曰兩人俱不可用請福清自督師而願身備前行福清不能用也今樞相在邊明公爲將而元儀旣不憚毀冠裂冕兜牟而襦褌乃猶捧南樞之檄將衆擁麾于江南華縟之地元儀其非人哉願傾肺腑告之下執事稍得邀同心之懷使以偏

裨從明公之下風無朋不從有德不孤破文士之積習洗庸將之陋風豈不快哉卽明公仍以監軍需經撫之擢儀亦以橐鞬於役左右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儀竊任之矣樞相之知儀勝于儀之自知然出關之議決于明公則用出關之人亦必當決于明公惟明公矜其志而與之共爲天下士所縮頸色戰之事則天下士必有望風而應者矣

復袁自如兵使書二 甲子

我若不往奴可不來奴若來我可不走關上將
 吏走京師可不潰京師潰天下可不亂天下亂
 志節昂藏丈夫可以草間求活則邵武令自可
 為銓曹臺省太學生自可待兩榜即不中于世
 令不失一部郎司道諸生不失為絳帳耆儒也
 今俱不安于心棄身此地復有退縮一念虛浮
 一着如登華山巔而哭哭豈濟于死哉時鋒不

可側目而樞相之心如金石以 天子之明聖
 眷任重臣瘁尺寸之力以圖共贊有吾君吾相
 而不得于天地神明者吾不信也樞相志沉而
 機密吾輩當實為以奏其沉不露以奏其密樞
 相着穩而機舒吾輩當多算以成其穩疾行以
 成其舒此非望于明使君又誰望哉承惠利矛
 豈能出馬一槍自可從公于邁

復袁自如兵使書三 丙寅

寧遠圍急時 主上召對馬蒼淵蒼淵以城必
破欲以爲經理必不可請爲薊帥 上不憚而
罷所以欲推弟者正爲此也時有疑弟已行者
余集生謂此時必不去者茅止生也其言可謂
知已矣然欲推弟則未謂知弟也弟報之曰寧
遠必不破經理不必推不一日而捷音至矣所
以舉朝謬譽弟者正爲此也弟久不得去止爲
吏兵二曹互推不覆耳集生于未有寧變時已

爲咨覆吏部吏部已許爲具題而翁兄必欲畱
之弟誓以身許吾 君矣烏敢二三但翁兄欲
以弟爲大將又欲弟爲款奴事此非弟之所能
也奴以勦始以撫終固籌之熟矣然非大期之
後必不可言撫翁兄亦以弟之言爲然而今謂
寧遠之銳力可以當大勦則弟未敢聞命寧遠
之寇彼來送死非我往也覺華之失喪我老家
軍需百萬軍民二萬非小敗也我縱能自寬彼

豈不亦以一自寬乎而欲望奴之因剗求撫不可得也故弟非薄大將不爲負知己不赴而終不得不出于此也翁兄寬我當以禮退不然則汶上之行豈能免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無庸多譚

報趙明吾副將軍書

癸亥

正以久不奉翰教深切懷想承教具仞壯懷養馬一事散之關外則可望騰壯不特以草之便

也往見貴營嚴行比較之法而關上諸公置之腦後耳若散之郡縣其不便有五民與兵兵擾民一也挾馬而逃何以追捕二也不肖將領且爲猶鼠竄也遠者數百里調不易至至亦疲而難用四也馬兵爲盜所在皆然散之益遠益肆猖狂五也此鎮撫之意而弟終以爲未可耳高明以爲何如昨者天象日上半暈謂之日負負者主國君有喜得地日有暈有兩珥白虹貫之

順所擊則勝一虹得偏將二虹得大將此大祥也此中術士不知妄以爲背背之象無暈不若是也弟于此道最精心十五載亮不大謬仁兄幸存此言以觀其驗今年長至恰在子月之朔明年歲在甲子又爲下元之晉此大變革之時天下安危視此危關而受賑得人中興可卜本朝隆運過漢幾周此正再興之日也佳節共慶而弟與仁兄獨抱終天之痛枕上淚痕想同之

也貂卮之惠知眷念特深第此中交際嚴禁未能頓絕吾輩當以身爲則遂違雅意媿耿而已

與友人論五星聚張書

甲子

伏審天象今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五星聚于張大聚房周祥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昌明之會亦俱因福德先臨獨唐天寶聚于尾箕而罰星先至遂有祿山之禍嘉靖三年正月聚于營室但太陽相近

當隱伏不現樂護有言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後土工不休兵謀歲作而世宗遂以開中興之業亦正應其符今年七月亦與太陽同度而適當晨見與嘉靖之事相合德星先臨宜國有大慶而現則爲興革伏則爲中興往事可稽則必有中興之象亦昭然矣張爲宗廟告廟獻俘正其應也廓清海宇爲周之宜爲漢之武爲唐之肅爲宋之真殆將過焉無不及也世儒不知妄傳淆惑我非史氏不宜昌言聊告我子驗之異日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二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三

報李衷貞兵垣書一 癸亥

與李衷貞兵垣書二 甲子

與李衷貞兵垣書三 甲子

報李雲滸給事書 乙丑

報霍鍾栖兵垣書一 乙丑

報霍鍾栖兵垣書二 乙丑

石民四十集
與霍鍾栖兵垣書三

乙丑

報謝苧蘿中丞書

乙丑

卷第九十三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三十六

報李衷貞兵垣書一

癸亥

捧接至誨真慶明廷得有柱石廓清有大機也
關門人心不固有如來諭然關以外者皆有死
綏之心兵將皆知無可逃之地故懦夫出關亦
有烈士之風九地之說貴重惡輕真有以也關

門三帥馬有其才而膽不堅尤王無其心而力亦不及樞相之意亦欲芟除究其悞用之故以捨攘之時姑從未逃未潰之中擇其家有戰士貌有福澤者而未深察其略耳今已試之才如趙率教屯守有功如滿桂經紀有方其忠勇更過于趙使任此二將而以儀書生莽銳麤氣商度鼓舞以佐之以此圖廣寧不足道也樞相常曰中朝言進取而此地度機審時猶之可也今

欲提掇士氣而中朝每言不可進一步卽欲以賞罰臨將吏而將吏回頭一顧沉痾難拔不能爲進則必爲退一丸泥封豈遂可必得明公大疏良爲感歎今于用人進取之間若獲一言以爲之先此鎮生色全藉之矣仰恃披心敢布衷悰

與李衷貞兵垣書二

甲子

儀于新正三日卽隨樞相出關駐于寧遠雪色

粘天寒飈沁骨征夫蕩子付軀命以答明廷塗
肝腦以報知已固其所也此中將吏可同心殺
賊者無幾已著功效則趙率教新見風猷則滿
桂而已今滿桂于去冬出防寧遠城甚有次第
人心甚固器具甚備偏將感之三軍懷之賊若
西來送死儀當親當矢石挾諸將與一戰擒賊
之功可必也至修復二百里封疆全倚前屯以
爲基諸城糧運不繼趙將軍能分其所有以補
不逮今漸守塹杏相將三百里矣謂非趙將軍
屯守之功不可頃過前屯相與執手唏噓歎公
道之湮滅感知已之昌言不覺涕淚之零也

與李衷貞兵垣書三

甲子

東北之事方搖異議西南之禍又起同舟天簡
鴻才管茲樞鎖天下已危而復存人心旣死而
復生當藉之矣敢爲 二祖 十宗舉手加額
儀悞蒙弊拔部覆獨遺固知禍機深矣儀豈謂

石民四十一集
今日必能勝賊但如碌碌之流畏賊欲避止圖
目前一旦賊來終于一走故以爲踐土食毛俱
當勵不與賊俱生之意而後天下之事可圖也
自剛公恢復廣寧之說已大不合于舊撫而大
疏欲使出關遂謂儀倡此言前日舊撫之疏謂
材官幕士騙官騙餉豈真有滅賊之意近日霍
道長謂戎幕之客最能悞人皆指儀也儀以此
爲死死可從岳武穆諸公于地下儀亦何恨但

目下樞相必欲儀往南雇船蓋以用海方可爲
守方可爲恢而船不多則無以用海今雇船雇
水手而非招兵事在有司而不在使者儀處此
可謂苦心具詳小揭中恐欲中之者淺之而謂
言騙餉決之而無所不至矣若非剛公于樞相
題疏中極爲抄叅剛透或特疏申明之使誣口
不得橫加稍容船來之日若非十分節省十分
寧謐有負知己當一死以報剛公剛公本欲以

成儀而此時不爲一言儀之殺身實基之情急
抗顛幸明公憐之也

報李雲泚給事書

乙丑

儀蓋東海書生也懵然無所知識徒以世荷國
恩雖未得一第帶組曳綬然食其土而不與其
患迺偷食息之婦人也故憂深則言危憤積則
志決常以賈不測之禍而不顧屢荷明綸遂蒙
特詔有司敦趨覲顏就道及中途而知高陽公

亦有疏薦仍欲如前人之議使以偏裨主一旅
拜疏立辭又荷嚴旨督促赴關無可爲之權擁
已爲之名暴短于天下集戾于一躬有胸心者
不爲也故逡巡閒地以冀寡過而又命之募樓
船督軍需所辦鉅萬所省鉅萬而委吏之責也
惶汗不敢上先人之塚矣自謂爲時所棄方圖
且暮乞骸忽荷特剡推轂受賑無半面之識而
受千古之知儀何人斯儀何人斯以累明公之

虛衡哉淮陰一市井無賴子儀一老兵耳當其
時人縱信鄼侯侯奉未有不竊疑其萬一者此
以知淮汾功不成則膏原野不則爲鄙丈夫終
身是其職耳而以累二君之虛衡大可懼也古
人若此况儀何人斯乎今日之奴不可不滅海
內賢愚莫知之亦千古而下賢愚莫知之廼說
者以爲不然今日而可以爲不然則蜀漢之不
欲出祁山唐之不欲平淮西宋之不欲恢河北

不可以爲過也而說者爲童子受書之日未嘗
不笑古人則又何也大疏謂未有歲費五六百
萬供一軍不足而能常無事者此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至其論形勢權先後洞若觀火夫身在
封疆而貿貿者彼何人哉儀非敢謂今日用違
其才亦非敢謂待價而沽也何也才不足而安
敢言違時平則可待價待價莫如守章句以冀
一日筆末禿年未老人間清華俱非夢外旣棄

身于邊身且不有又何有于官官之至者亦兜
牟耳又何待焉但體不定權不一日頭搶地于
人而與人其敗此牧豎之所不爲也今聖心日
啓泰運方開而又有大豪傑主兵樞而圖遠略
儀今日不効死復何待乎然而體不定權不一
雖奉成畫而無能設施以此累剛公之虛衡其
懼夏大始終在圖遠略者持之耳

報霍鍾柄兵垣書一

乙丑

欽仰風猷蓋在神明吳會時也草茅微賤引領
而已昨在津門聞徐檀燕兵使以儀所製竹火
器上左右愧不及泥晉登龍而馮鹿菴太史忽
傳瑤函及于邊鄙苟非剛公公忠拔俗何能出
此非獨儀一士之感也反覆雋永所以下詢者
實關大計非書生所能知至恢復二字則舉世
方噤而剛公獨言之 二祖 十宗實式憑焉
儀本書生不與人家國所以忘身殉邊者實爲

此耳今舉邊之人無不欲延日月待潰敗唯督師相公力持此議三年于茲恢復之具實已辦具恢復之圖實已周詳日來長安輿論似欲聽其遂綠野之謀何其爲督師公者忠而爲國家者未盡也雖然明公已不遠千里下詢之矣敢不竭其愚四衛者高皇帝取遼之先着也不得四衛則未據心腹晉尾易斷據四衛則其地曠而險勢短而疾可以坐而致人而關東東鎮

皆近而易通可合三爲一處處皆靈今奴棄金復非棄之也力未及也稍徐之則固守矣故管日力非不能圖張盤而不取今日取之而不遺力者蓋時有後先着有緩急淡得用兵之道也故廣寧初棄之時我策其入窺之着一不應人以為不然不知其今日力完資備將出此矣而說者曰奴不來也我當自守可以萬全豈非處堂之喻而貽國家之大禍乎今日欲守四衛

石氏四集
必自蓋始蓋守則金復爲腹而海可圖矣得海則有一夫當關之勢我所備者隘而所據者廣奴必不能安坐遼陽情見勢迫瑕釁易成爲時無幾而坐致全遼矣蓋之去關東最近而離海止十里一呼而登列營待戰置我兵于死地雖有百萬虜賊人持必勝可以決其萬全然非舟楫數百則不能渡海非車營則不能當虜馬非更番之火器則不能立車營今關門亦且備具

矣車營十二每營馬步可六千而又各有輜車以爲運前鋒三營後勁五營皆精銳奇兵也亦有車以爲衛又有神器一營用車以載大砲而亦有騎以出銳中分麾下可以辦此水師五營兵可及萬船可五百不足者則天津之船百餘兵五千錢昭自兵使方議欲佐守旅順糧之折色各有舊額不必添增本色今年已運至右屯自右屯而抵蓋不過一日程每石加脚價二分

用兵五萬歲不過食三十萬石加脚價六千金
耳軍資衣甲關門皆備無所復需將領不必他
求擇之關門可資爪牙只督師相公一去明公
度繼之者誰肯言恢復二字乎卽 主上之信
任不難專樞機之主持不難定而邊人又安能
違帥之意指而自揚眉吐氣乎無論儀書生所
不能任卽百倍儀者亦豈能乎明公真實爲國
家主恢復之計先在持真實肯恢復之元老一

言興邦不俟儀言之畢矣伏承下詢冒昧仰奏
曷任主臣

報霍鍾栖兵垣書二 乙丑

伏承下詢遂罄芻蕘非明公心于宗社愚生亦
何繇吐露萬一乎若其迂疎麤徑固深愧于夢
寐矣金復一着關於東事成敗邊人之現當事
者非盡無恢復之見而事每失之遲機每鎔于
變非廟算既定奉睿謨以令邊人則邊人以欲

去未去之身見利思害之圖幾何其所餘也奴
載子女造舟楫結炒化入犯實有其形說者以
爲不然言之似過一旦勢露又無所措手若早
據金蓋則狡謀難措制之亦猶反掌一日千金
正在于此而人每以謀一身之進退遂失綢繆
之時日良可痛也

與霍鍾栖兵垣書三

乙丑

儀自錦州奏記卽以犬馬之疾委頓幾死亦見

樞相西歸而撫鎮道從之如流商賈烏散軍民
獸驚遂愈遲遲其行庶爲慰鎮昨寧前道東巡
儀始力疾西行至十七日方抵關故前奏記度
已得批答尚未及捧讀儀不爲一世所可而獨
可于明公儀死無所恨今大病幸而不死敢忍
死爲明公一吐衷曲儀生平自謂于兵事有獨
解以兩言盡之御兵在約而精御將在整而神
使以此道了此局自謂三年之內可以全遼還

朝廷然其事大矣不唯天下不能信儀卽知我
如剛公恐亦未能信儀雖儀亦何敢望人信也
其次則有兩言遼雖失而易復在于可用水虜
雖強而易制在于善用火水火之用分之則小
合之則大此中舊有督練五部火器總兵官愴
以逃將李秉誠爲之不盡其道今已斥矣水兵
舊有五千一協帥主之自查國寧去後至今未
補今其兵滿萬矣二者皆宜建鎮使合之爲一

而以南兵萬人盡隸之使水火皆可兼蓋南人
不畏舟而又精巧便于火也以此二萬之衆駐
覺華爲老家防大凌爲汛地出沒長生雙鹿之
間相機乘時有萬勝而無一敗遼瀋可圖何況
四衛此當今之急務儀不敢以身隱而并諱言
之若儀旦夕有疏乞身如得允放不使浮沉此
中死于悍將忘人之手畱其身以歌咏太平卽
不然亦尙備他日緩急儀竊願剛公心許之也

九死之餘故敢直吐衷曲唯明公弗訝而教之幸甚

報謝苧蘿中丞書

乙丑

伏讀大教謂若守金復可以犄角東江而又云西犯之耗甚迫儀棄婦也誼不復言今一言于知己之前知當爲祕之也儀竊以奴酋今年不來也其不來亦有故今年柳河之劔直以舟楫不到而事久機洩耳其所損傷亦略相當而是

時前鋒左輔者分兵王三公上流有船城者其民數百口得我約卽夜殺孤山并殲夷人數十孤山卽我之總兵也此孤山爲奴婿并其女殲焉止走一七歲兒遂傳烽致追我民半渡幾爲虜盡而左輔之師適至遂拒回而拔之損傷已過半而尚有三百餘口因柳河之劔故不入塘報而船城在遼陽之上瀋陽之下去其巢甚近奴固已震矣彼方以我有餘故未敢輕入也特

易將之際彼所慣乘而撤錦右之守遺官民之屯數十萬于外虜應必來然昨月十一日出兵的耗也爲非有事于唬喇慎則必往東江矣毛帥未嘗與奴一戰也然用歸正之遼人以覘虜昨年冰凍時其偵騎直從陸行甌脫之地七百里而渡三岔以至寧遠夏半之時有竊虜之騎直至蕎麥衝事露爲虜所殲蕎麥衝爲遼陽所屬而去三岔不百里其入亦深矣奴慮其深入

今乘其在須彌島無海可限必并力攻之如不勝則且驚伏如得勝則正月杪叩關矣近傳造九橋于黃泥窪黃泥窪其淺不必橋其建橋者防冰泮未泮也故曰其來必在明春正月若金復之議儀以必得蓋州則金復方穩而蓋州止有東虜二百西虜二萬西虜無馬無弓矢服則遷之不服則坑耳其取之甚不難旣得蓋州則與毛帥相通不必渡海彼旣得我以固而我亦

石民四十一集
與切近彼自不得陰陽爲疑功爲虛兵以日取
天下之厭朝鮮所稱流離二十萬實之金復一
年而富强今年涿鹿相公會爲料理兵食一書
與樞部蓋不費國家一錢增國家一兵而自足
儀無其稿想尚在相公記室可一索而觀也此
事日下必無人敢爲然後日之悔必更勝今日
至關上之慮不在二虜而在我兵此禍醞釀已
深雖不易將亦不易免今欲以新猷振之恐適

足以速亂耳此事一決恐不下涇陽之難思患
預消是在廊廟之上幸明公爲存而祕之如宣
露則元儀無死地矣承奕世知愛故敢冒昧耳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四

與馬仲良民部書 癸丑

與魏合虛大行書一 己未

與魏合虛大行書二 庚申

寄曹元甫進士書一 己未

寄曹元甫進士書二 己未

與曹元甫民部書三 壬戌

報曾棠芾給事書 壬子

與唐君俞書 庚申

與湖中諸老書 壬申

與雲栖直院僧書 壬申

卷第九十四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三十七

與馬仲良武部書 癸丑

氣運將開人文否變詞壇之上旗鼓一新足下
遺時特擬奔走豪杰剏垢扶新驅塵辟穢吾黨
幸甚不肖卽剖心露靦何所仰助萬一但念萬
世之功成於一時則萬世之弊亦開於一日端

石民四十一集
本澄源良在今日今之士大夫或追崇千古近
貌一時固出耳聞無關心得亦有巧詭安驅逐
聲附魄睥睨千古降心一時推其所同亦豈真
見而適當機會說逐聲馳使主盟之長不嚴取
與於寡和之日而欲芟除於濫觴之際亦已晚
矣當今之世唯足下門庭最廣甄別最精然不
肖猶惓惓於此者痛典刑之已貌望匡正於將
來若不肖揣身量世皆所不堪行將長入溪山

自勅一家之語待群兇盡掃大業已成之時當
作四夷君長守一隅以奉正朔亦不敢夜郎問
漢大也中原之役俟將至者圖之耳

與魏合肅大行書一已未

往聞使君有封事爲銀臺所阻不得從邸報覽
闕心耿耿焉繼而江南有傳寫者讀之不啻三
歎也二百五十年奏疏之習日壞一日至萬曆
之末而其言不可示之後世大疏之議論文章

俱在陸敬輿蘇子瞻之間而蘊藉過之瓦礫之中無完璧叢草之中無香草其阻進也天實主之臧氏之子豈能爲哉今天下敝極矣皇皇求將不可得儀以當卽于文人中求之文人繪句飾字鏤月雕雲者其無當于文也苟能條理通達淡宏矯逸則聲其心表其衷不是之求安可得哉以如此之人方當爲天下求而用之安可避其未同而不以一言通左右哉

報魏合虛大行書二

庚申

叔夏來得手教眷眷於楊文襄張文忠嗟乎先生之意遠矣然二君子者亦生當其時耳使今日帷幄之臣兜牟而出人不曰操曰懿負成王而立不幾幾謂居攝謂卽真哉然使其時有一任監子出反唇橫詆二君子亦豈卽奉身而退耶是以君子貴自信也今之鼎席無復完人然其忽閉門忽入直任其身爲木偶而聽線索於

三二後生豈得已哉彼皆無以自信耳退則恐
春明不可復入不引避則恐弋繳之四出庸庸
旅旅萬人一局君子羞之如二君子在使度事
之必不可爲雖前有九錫之榮亦所不顧使已
無可自媿則妄言亂政之人有國典在豈憚已
之微名而骫國之大法哉儀愚憤其所論相道
如此丈不以儀爲不肖而引之於兩君子之途
儀安敢不盡其謬見哉唯有以教之雖然亦難

言於謀人之軍旅敗則死之

冲聖罪已之詔

黑未乾公卿之酒香猶在以千里之疆土委而
棄之而人曰無罪是則春秋之義所不及也亂
臣賊子當其翊戴之時猶可稱功德之巍巍敗
軍之將雖有辯者不能爲之辭而今則惘然欲
問大政則今日天下傳之後世猶在操懿居攝
卽真之下士君子各有心血亦何顏復與事君
哉北山之業儀幸已成矣豹潛龍隱非足下安

望恃在同心輒進狂瞽

寄曹元甫進士書一 已未

古人契慕一人有千里往看之者儀以爲此聲相慕耳非真相知也故有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者矣若苟真知其人則千古一室何必執手道契絮絮如兒女子耶故不肖儀未識元甫之耳目髯鬚然竊以爲非元甫意外人也但倦懶成性不能以尺素相通辱天上人先之慚愧

元甫以文章領袖東南今天下有土崩之勢所望于元甫者非文章矣元甫自爲諸生時卽以才望罩天下天下人久歸心古人如唐之房李宋之趙寇皆以文士而成勦世之功天下第一流人未必盡在文士中然天下文士決不輕易服人必其人爲天下第一流而文章又足以奪文士之氣始帖然無異辭今所望于元甫豈小也布衣而王侯轉盼事也况已食人之祿寧以

崇卑論乎願元甫堅其氣一其志以待天下之事管人曰我豈憂不富貴哉但恐富貴逼人耳正元甫今日之謂也古人于富貴未嘗不欲特于此逼人處有多少躊躇凡承天下之乏功不足以副位者皆逼人也豈必如越公處君臣父子之間哉故願元甫養其虛衷其用以勝天下之事儀聞之尺素所以當面尺素而不盡所言其何異執手道契絮絮如兒女子耶故不覺塵

塵

寄曹元甫進士書二已未

前妹婿朱生走謁圖一通訊以病不果今以獻孺之專使特附此十年以來卽傳庚辛有變不意今歲遂成潰決之勢今不可言之事遠不出數月耳足下已委質於人者將何以待之丈夫一死易耳今不早圖善計徒至腥羶滿前不甘

亦不過爲三百年養士添一佳話耳何與人社稷事萬物之歸終於一死故一生善物莫如擇死今死尚不可可默默待之乎忠臣孝子烈士英夫皆可頃刻爲之獨望不可以蹴至望者至而莫知其端去而難覓其影者也故天下有清望有德望有文望有才望有肝膽之望而當今之世以後二者爲急百萬之衆一朝流離百千勇健終日躋足必有所歸也得一忠義之士具

兩者之望而使之歸則宗李之業不足言也宗李亦死耳此死差不辱僕嘗有言成則爲郭李敗則爲宗李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者也足下自爲諸生時天下士皆言足下之才不知足下何地自見其才也今足下已登籍而信義愈著於朋友言真肝膽者必嘗屈足下一指我又不知足下之肝膽何以使人人皆信也此所謂望也足下能養之而不能致之能致之而不能

知之者也人患無足下之望耳有足下之望何求不得計足下御琴之後被天子之命守一城將一旅足下饒爲之耳恐天下擾擾不能待也願足下畱意僕家之仕于朝子孫不絕者八十年矣八十年無一日稱編氓分當効死僕亦誠未得死所耳僕觀今之天下祖宗之澤未斬也主上之失德未甚也特以積弛成玩自委其轡天下之政皆歸於臺諫耳臺諫貪饕故

推戴暗聾之大臣以便其欲弊借剝脫之有司以遂其求繇此成風而聰明者亦變爲暗聾廉愛者亦習爲剝脫以爲不如此則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不如此則不得僥倖離於文網苟如此則大臣可以濡臺諫之餘藩有司得以爲臺諫而取其桑榆之收且萬倍也故國家之大計俱不暇講而止講書帕之厚薄疆場之陷沒俱不足慮而止慮宦資之遜人委君命於草莽皆不

必問而止問蹈事之深淺以三百年之天下而斷送於一二措大之手深可念也自措大失之自措大得之非元父何望焉臺諫之威燄足以殺人雖然僕分宜効死者也知死所矣元父以爲如何

與曹元甫民部書三

壬戌

昨歲抵長安而丈已南轅矣何心之易通形之難覿也往年所約之事今其時矣聞大集豪傑

陰爲部署翹晉義舉匪朝伊夕今廟堂諸公爲奴所弄真如小兒今奴騎未叩關是一片黃葉也而諸公之啼聲止矣焉肯下勤王之詔耶然不出數月必有不可言之舉動則丈於此時定不肯披髮左衽則儀敢不從丈之後今外人於丈知其真實與謂姑爲是言者相半然非如此不足以爲元甫也儀塵薦牘者累矣頃兵垣一疏欲使之自爲招致自爲團練自爲戰守一以

便宜從事此亦勤王之意也而一片黃葉來諸公想又置之腦後矣儀之終不肯披髮左衽此元甫所知也將何以教之專伺德音無我遐棄素所物色英雄不吝見教若明使君不以儀無光明藏亦定有以佐材館也

報曾棠芾給事書 壬子

儀方委頓困伏不敢有所自見卽揚摧今古蠹魚職也亦入長安而絕口矣縱閉戶有所著述

亦自匿且不敢示之友生乃辱明公俯而教焉敢不略陳左右竊以居長卿先生特雄于文耳非能文者也特豪于學耳非傳學者也夫文之有派先祖鹿門先生道之詳矣長卿且不知其派况于祖乎如陳勝張耳之起草澤未嘗不屠城略地也然非諳韜略而措施苟以其屠城略地而以爲能戰則不可以其不能戰而逆之以爲不能屠城略地亦不可當勝耳未失足之時

人亦目之揭竿斬木之雄耳然其自視不啻劉
項也此可以論長卿之文矣若長卿之學則又
不然長卿固落魄諸生也出入其之學究學究
之視長卿瞠乎其後矣故翩翩自喜豪于諸生
間耳諸生之真有學者又未必與之較短長也
卽與之較而辨不足以勝之甫登明庭長卿亦
不敢自信也亦不過以豪于諸生者豪諸垂紳
委帶者耳諸垂紳委帶者亦卽向之諸生耳也

遜避不敢前而長卿自以足豪同類矣長卿因
妄認天下之才盡于一時之登雋者耳然猶不
敢當典刑稍稍自試其才遂暴露于元美元美
當此時得一自喜自豪之長卿亦空谷之足音
也許之者過實引之者不已遂儼焉入後五子
之列而長卿名以大矣然元美之意豈有他哉
欲借其縱橫之氣約之于法俊敏之資進之于
奧耳而長卿方睥睨天下籠罩豪杰又烏能深

心以求之哉殆跣跣見斥虞卿窮愁著書之時
殆天所以成長卿也長卿方激烈曠放益棄而
譚二氏二氏之淡于學者長卿亦以其睥睨籠
罩者俯而臨之誰爲窮淡摘微以言其秘哉遂
撫拾其萬一以自飾其文而當是時典刑淪喪
執辨無繇卽一元美亦晚入道入道亦得其皮
毛故當時與新都皆浸淫而爲有爲之法狗牛
毛之見明公試讀弇州太函二編歷歷可指也

嗟乎驅天下才人志士譚理而嗜其皮三先生
之過也其有能振而矯其弊者吳楚二三君子
起于十五年間耳此長卿之學大槩也至長卿
之鴻苞則又有說焉長卿晚年其所標榜而不
已者此書也天下士大夫罕睹其全本長卿至
易簣之時欲付一炬長卿之意淡矣然非能悟
道而然也使其書終不表見則天下之疑長卿
者益深長卿之誤天下者益甚矣此非有所薄

于長卿也長卿之短不妨與千古其之長卿之
長不妨與千古其之鴻苞之可採而取自一二
狂歌外如輿地圖考亦略而得其槩可以備職
方者也義烈諸傳亦激而得其體可以備說苑
者也說鬼說夢說因果亦暢達明快可以備稗
官者也其所穢而不可核淡而不可茹者無如
譚理而經濟次之其所誕而不可信者無如合
三教之說夫三教未嘗不可合也今欲以世同

出世猶可言也欲先假長生而後修三昧亦何
其貪婪無已而支離不祥乎長卿嘗爲曇華傳
奇生平之學盡之矣丈夫未回晉耳苟回晉而
左顧右盼恐入玄則非無漏遽入禪則難速證
亦何其多情也因玄而入禪如三藏所言五百
仙人一時證悟商那和修得佛心印者豈少哉
然當其入玄之時亦未知禪耳觀膏梁而不取
入窮谷犯嶮巖而拾草食道之所不載也長卿

豈真能如是哉淆兩說而不斷欲設奇以駭人耳長卿今悔晚矣以長卿之才豈非宿根者哉好奇不已慧劍自失從茲墮落後車之戒也當鑄鴻苞時貞甫諸先生皆欲裁其冗雜去其不經去其不經而長卿之才掩矣裁其冗雜而長卿之面目失矣村婦薄妝以臨流蘇卽不當於王孫少年而里中之狹邪未嘗不羨而喜也及傳之艷妝習之容態彼且自露其醜而人皆唾

之矣此不肖之鄙見所以寧全而無裁也故其簡策之際略寓微意條各爲簡意各爲類將以待士大夫之採擇也雖然長卿不惟自負宿因亦且自負其才矣歷指上下百年間自一二名家以外其能盡其欲言者無長卿若也使長卿而肯潛心于學縱不斂其才以就于法卽以其能盡言者而言其所能言亦當勝用修之艱澀過元瑞之雜沓也豈止自雉自豪而取譏于天

石民四十一集
下萬世哉明公將以爲然乎否耶

與唐君俞書

庚申

君俞足下古之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備有武備者未必有文事能兼之者唯我兩先人乎荆川先生不可一世每過先王父則欷歔而泣撫掌而歎也曰知兵者天下唯我與子乎先王父亦嘻然曰庶幾第五六歲老僕每謂弟言之且曰荆川先生善飯每置脯肉粒米兩頰間徐徐食

之童子侍而知其奇第時已能誦荆川先生舉子業文數百晉古文詞百十晉然竟以兵事敬先生竊問于先王父先王父曰孺子志此乎恨不使荆川子見也弟感此言目不交睫數日使荆川先生見我以我爲何如哉然以先王父之言竊以爲有當于先生也稍知學問益知無當于先生也後知太常先生世先君子之業弟自十五六以後卽欲修本朝信史竊欲質于太常

先生而未有間也後得以文字之友辱知于足下第何如人哉足下乃收之然與君家交四世矣不敢以不肖之身辱金蘭之譜此竊盟幽獨而未敢告之仁兄者也後聞太常先生有輔世編正續竊欲從仁兄借觀或曰仁兄碌碌應酬不則精心至業又不則以它往辭客未可得也故逡巡未敢頃已從友人處得之竊爲翁司馬胡少保會制府再拜感明德然後謝先哲之教

所以啓後人者多矣今以不平之事過謁仁兄武編一書荆川先生一生大作用處也今乃一悞于弱侯再悞于弱侯之所姬之書賈使其書不可句讀此仁兄之恥也著書之家又有藏書者爲之子孫豈無先人之遺本欲一借觀正其譌訛使仁兄無負于荆川先生不亦可乎第又竊有私焉頃刻武備志每于引用處知鄴架有李筌太白陰經第本苦不善并欲一借之二書

俱可旬日奉璧以弟與兄四世交契知兄不吝
以弟兩謁兄而不面恐兄或棄弟也兄卽棄弟
使荆川先生而在必以弟可備兵家文家之藥
籠使太常先生而在必以弟可備史家之藥籠
使仁兄肯以其爲藥籠中物也幸不憚片畧簡
以成弟素業弟不勝引頸

與湖中諸老書 壬申

儀嘗聞諸禮家曰子路有姊之喪除之而弗除

也曰由寡兄弟而弗忍也儀不天實寡兄弟姊
之嫁于董者死于不臧儀不能問也早寡未寡
而割肱于其夫旣寡而持其身如秋霜持其家
如拱壁若之人孰不聞焉死不得一塊肉以爲
後暴露十餘年身不附于土名不顯于世行路
傷心而直如無人焉儀雖爲世所擯何至于骨
肉毛裏不能爲有無如此哉仲培兄先姑之子
也儀有其姊敢忘其姑有所苛乎哉然不立嗣

而蝕其家家之羸可一再倍矣而以其三十之一以爲墓百之一以乞墓前一片石孰曰當後焉而終靳靳然今儀敢明告之縣官以寡之所存畱其三十之一百之一以爲寡之身之名而歸其餘以佐縣官亦或司世道者所許也今仲培兄又將問其旁又因而爲彌祖立嗣之說不言于此時安待乎唯司世道者憐之教之苟中表無決詞有決詞無必色則實封上聞儀敢不

齋沐拜發

與雲栖直院僧書

壬申

管日導師爲末劫殺業太重故立放生法門原是從權得實本師和尚不特飛躍之倫付之天海一切生命無不收養蓋豕驚之流衆生豢養以供刀俎如植蔬種稻將子抵母舍之四虛不特易遭非命亦將得食無繇故任其送捨捐供僧之餘爲養牲之具非止利益微命亦以長養

善根意甚盛也不慧受法本師二十三年失身
窮微不入此山已十四年矣頃過養牲之所見
肥豕如象群鴛亂軍牛羊滿山雞鶩成群生資
死化一如往式飲啄啖眠各適其性仰知自來
直院某遵本願不廢良規因小占大甚爲欣慰
竊有未安輒敢奉白群生之中有老獼猴肉旣
掩骨力甚濟點怒目蹲踞意在山林愚竊思之
似亦過矣凡物順其性則樂違其性則悲今人

之生不安犴狴死不安地獄者止以違其性耳
猴之爲物跳梁山澗傲睨林樹古稱反性莫若
檻猿今不放之空林而徒喂以果餌飽以稻粱
與家禽牢豕同一拘繫竊謂此物有死之心無
生之樂矣且鶩鶩之倫本資殺業故豢養餘生
卽爲壽者善果猴當未捨之時亦止供戲弄今
復拘囚何異管日一也豕鶩苟逐得食惟艱卽
勉致一飽而種種所值在在殺機猴則飽窺栗

芋遊戲林泉捕羅甚艱謀生甚易卽有猴脯之事惟于遼西見之他方不聞雖夏羅戈捕亦不廢食亦不戕生今冒喜捨之名而不沾解脫之實二也猴頗善盜間亦弄人或疑爲祟不如拘制然則此中萬嶺虎豹之區豈能一一伏降使歸檻籠舍大慮小猴必筦爾三也且嘗讀本師自知錄曰籠繫禽獸一日爲一過正爲此耳聞其施捨亦在近時未有明眼一爲點證旣經拈

破仰翼釋然夏有請者其中老鹿亦頗肥腩鹿擬于猴易作落河稍逼羊豕而其山野之性不樂拘囚水草自便不俟人力亦差近焉儻荷竝付空巖便是隨地極樂惟與大德共加裁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五

上世父大同郡丞書一 巳未

上世父大同郡丞書二 辛酉

上季父書 巳巳

與弟書一 戊午

與弟書二 丙寅

卷第九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書 三十八

上世父大同郡丞書一 巴未

睽違數年音問俱闕元儀之疎節迂懶與不足
比數俱不言可知已雲中一片地何足久煩游
刃疆場多故正丈夫自見之日天下無不結之
局擇其善者而處之可以千古正不必倚恬退

二字向三家村中生活也元儀無地可以酌恩
猶以世蒙國寵夢昧不自安伯父試觀同儕中
以乙科起家徘徊二十餘年者能有幾人如此
淡恩豈止一飯之德可不爲報塞計乎雲中非
無事之地卜素內禍削平必并力于我五十年
之款貢如背腦十年之毒未有不發發亦未有
不甚者六年未給之賞異日彼以詞來應之非
所以爲訓不應之則其曲在我何也譬之飲酒

日飲一升其人不醉以數日之不飲合數升而
飲之則狂呼呌號自不能禁窮虜之于財亦猶
酒也故曰非所以訓也六年以來虜雖不匍匐
而向奉表貢馬然亦未嘗以一矢加邊氓我欲
以不王而致其罰彼亦不服故曰其曲在我也
然則與之亦亂不與之亦亂况積數年之資于
邊愈足以啓其貪心而士卒恃款而不簡城郭
恃款而不修微聞數年之額賞又借爲無益之

用是愈失計也以元儀之愚不如畱二年之賞以待不時之需傾三四年之賞以實爲勵甲治器繕城犒士之費大破常格別養死士數萬人得此則虜必震懼俟其搖尾之日以一二年者應之必讐服不敢動苟有戎心吾應之者綽然有餘此最上策也且不止于此遼左之患切近京師可慮之事又不止遼勤王之詔可以旦發夕應奠社稷于安建百世之功卽此舉也此大

吏之事非郡司馬之所得專然言而不用則其失在人在而不言則其失在我所謂言者非泛若迂腐出一條陳之謂也必迎機以導之淡析以折之使其人不能不聽古之談士說客無半面之識可以立譚之間聳動君相况上下相孚數載之久其才猷心術一一如列眉者乎如此而不聽方可曰其失不在我也外此則又有自盡之法管建康之末陳矩以文法小吏佐德安

之幕師潰將逃衆推爲守陝東西河南北無不
陷於腥羶而矩以孤城嬰其間八年不敗以伯
父之名地才力豈不十倍于矩丈夫當此日可
以位卑自諉乎臣子當此日忍以位卑自諉乎
管人云七十老人何所求今伯父卽避難引退
悠悠林泉亦有限耳何不思一自奮之地乎况
今日之事其易十倍天下有成則爲王敗則爲
賊者勦業之功名也有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者

中興之功名也故勦業者當先計成敗中興者
但須實具其心宋之宗李不下于唐之郭李也
儀聞之蛟龍得勺水則興若元儀者困于枯澤
者也伯父有勺水之可資幸爲門戶光齋沐奏
記自忘狂妄

上世父大同郡丞書二

辛酉

踈侍旣久仰切算喻前歲捧讀手諭慨然息雪
國恥烈士暮年意志如此真可爲子弟矜式但

以下式之義望之小子則伯父去家日久不知其唯身畱一劔耳萬人食祿一士酬恩儀雖屢擯有司然世沐帝澤闔門簪紱肝腦塗地是其本懷但世不我用故退而輯武備志二百四十卷欲以兵家實學陰益捍護社稷人之智慮今其書已播之國門矣身可隱矣然後將軍有言兵難遙度故欲一按九邊觀其形勢薄有論著告之天下有心人從此南山之南不復問戶外事承見召更愜所懷今以王大司馬屢使相招當一起其意卽圖自雲中上谷而抵關中矣縱觀之餘得一叙骨肉何快如之願伯父加餐自愛恐素齒舉動不遠卽此地可成大業無使它人謂伯父徒老一官也勒謝不旣

上季父書

已巳

前書匆匆未及盡衷曲亦恐叔父初到人事匆遽無暇省察耳來諭責其不詳敢不服罪今敢

述一二以祁下鑒然先有一語希求見納方可
以讀此牘終篇一語者何曰平其氣叔父視儀
猶子也人氣卽不平何忍于其子况叔父已許
容而與之進乎然儀猶爲此言者以凡自處處
人苟氣不平則見不虛不虛則人言不入夫人
之智固有限而已亦人耳何能盡天下事乎卽
如儀被讒一事姪止不合不忍衆正受抑不量
匹夫之力欲一挽天河耳使其爲一官計則徐

俟今督師公之至豈無前鋒一片席耶曾具小
疏商處逆黨召耆舊以及富强之策將上而爲
張異度所阻今異度可問也此時小人有吳下
三君子托儀爲先容之說故異度阻之而儀亦
不欲以是累友耳疏雖不上而諸君子次第採
之入告今之所行不出其大都也惜未盡耳至
自訟一疏亦以非此不應入長安原非自爲也
而不意驟蒙聖知當事者遂疑遼左帥篆將以

見屬故遂致紛紜此事洪學海陳雪灘諸公甚
悉之豈真蒙昧至此投旣傾之宇以庇未羽之
鷓哉此時亦有一疏欲破其根底而說者以似
多事故止辭都督以明本志耳至都督得辭而
後南垣之疏暗譏豈真以人言而辭哉叔父數
千里之外宜其不諱也此事已過矣本意原不
欲補官以待知己者矣事且王太倉入樞以舊
相之嫌知無銓用之理矣方具求去之疏偶以

銀臺他故格未上而舊相于吳侍卿疏中奉召
用之旨疏尾卽薦今戎政懋銘李公及儀同奉
旨速用而儀之禍不可解矣又有小人自欲得
要地以儀爲贊謂儀已拜疏劾之故倉皇上疏
見劾夫以介冑之士而直論本兵義所不出然
前疏中頌舊相恢復之功與太倉攘爲已有實
相水火宜其疑也然其意不過欲逐之去以息
其禍禡其官以雪其憤耳不意長山從館閣時

久許可武備志一書故止聽其去而不乙其官
太倉始大怒以爲儀力勝之適袁侍卿論長山
遂以爲奇貨矣蓋是時袁嘗論而高史繼之高
史者燕人也與舊相爲粉社遂誑長山曰此三
人者皆欲起高陽故逐相君耳而三人之脉茅
某聯之不見袁嘗薦茅平長山生平極忌高陽
而又見其跡似之遂以膚訴衆正衆正或不察
而群攻高陽遂明以此事入告矣而因以賍私

事誣及今高陽之爲正人太倉之爲邪類儀非
聯燕浙之脉夫固人人知之矣特不欲卽雪袁
故儀事未得白耳今觀叔父之言若全然不知
此事端末而真若儀爲袁之黨高陽爲小人之
尤前此諸公之非悞聽則諸公有洗心白頌者
有云一葉舊見者叔父當未一一聞也而直欲
自居清流子弟爲汚類出之口似快矣旁人豈
不擲揄耶叔父豈有他腸哉直以未知詳曲它

人又以叔父必已知故不復及見其言之怪則
更不言矣叔父今試將此語一一質之鹿乾老
當知非謬也鹿乾老爲正人宗主叔父入長安
半月矣得無亦尚未悉耶至于目下之事使宵
黨果興則儀禍未已功名之念久已冰消只求
一去以守先人塚耳然事關大局無論愛儀者
無所用其力卽惡儀者亦無所加其罪只求叔
父從夷人早爲一結此局使得還山更無牽復

之望如此而已至于叔父自處之事雖愚不可
以佐智卑不可以論尊然事關骨肉亦不敢如
它人傍嗤暗笑而不直陳大略叔父從來皈依
正人年來亦頗鬱鬱昌明之時人孰無乘運之
心但今日上書言事恐非取官之術屈晉舉業
亦終迂闊之談何也叔父年來受累者東西二
門耳東門叔父多事之日曾與面好道舊今欲
執之爲辭亦已晚矣西門叔父視之一勁敵他

人觀之一么魔貲郎耳且又嘗爲正人之所庇
叔父所指爲通逆弄權之事當欽案旣寒之後
亦似後時叔父卽逢人訴白亦隨口應之而其
心曰此自與鄉里爭構耳此人情也所恃以爲
左質者唯同心錄有名及遠卹楊忠烈二事耳
此錄有名叔父與儀共之儀更被嚴譴今叔父
又指爲越中一派矣則其書于叔父獨足盡信
乎卹忠烈之孤義舉也然爲之者亦不少如鹿

乾老直以百口之命存三家之孤人雖敬之重
之而未有爲之頌言者卽如儀亦不自外也但
恥自言耳今越人一波而叔父盡沒之矣此何
等事而忍于自言乎故欲以被禍求直于此時
以之立鬚眉則可以之取青紫則疎也若夫邊
事更不同于管西南之事旣已底定東北二虜
其憂方大而一戰一款 主上付托有人羣策
群力皆聽其駕馭而不自主苟欲言兵如何練

在民四十一集
技如何精以之聳當宁之聽必不能矣無已則
西款一事大悞社稷肯忘死輕生如陳歐莫舉
枝辭直陳此事負斧抱礮以叩闕下此可爲異
日之地而非目下求進之術也卽插木入太倉
鹿插之時儀直陳插齒禍甚奴酋以此取禍竟
亦無息梅福于今朝者亦其左驗也至于舉業
之說此不能爲叔父地者偕此以謝叔父耳叔
父行年五十六七使得一第亦自本分煩故人

諄諄勸埋管卽使欲埋管潔溪山中不勝長安
道上耶二者之外則唯有平平實實俗聲氣之
揄揚善其本分之得如不早結此局自圖別見
而徒向公卿叢中負肩世道之人此事二十年
前所不效而今更爲人所輕卽不然而儀前車
之鑒禍患不足惜而一片忠義肝膈亦未能見
亮於骨肉此志士之深痛而叔父所宜取裁也
言患太盡如叔父肯平氣則操心慮患之餘頗

可爲萬一之助不然徒以聒清聽耳卽儀自詮
本末亦恐資叔父談柄勿欲使人窺我骨肉耳
若一身受謗如丘山矣非一言所輕重而拳拳
也此書萬勿露于人或與念堂先生密商之必
有肝膈之助

與弟書一

戊申

我十四而孤汝纔七歲門戶之虞如岸崩驚濤
勢不可止以先人之舊德得齒士林偶從苦硯

之間遂叨非分之譽方欲規折矩步躡古勵時
不意區區足來骨肉之忌因緣支蔓并且恨汝
兩人性命如啞子被杖止餘氣息猶不能呼恐
一旦入穽獲日曜不回故辭母棄汝遠徙屢竄
雜以狂情飾其恣色嘯歌哭泣皆非吾情尤緘
閉舌齒寧受惡聲不彰其故母汝而外莫知吾
心吾以女媧婦人猶能積煑沸之勞補天一缺
豈以骨肉淡恩况在士流宿有名字志意况趣

何太非情數年之誠或動萬一故稍歸定省因
布斯衷冀解釋前愆重守鄉里雖風雲不偶亦
可水石娛人不意今春之禍幾于駢首叱咤斯
須頓周四網陰施陽鼓鍛鍊百方區區餘生天
授之也志意摧挫還復自慰秋風伊邇庶幾得
與選人聊假公車避地都下或遂宦遊無違色
養如此轉展十餘載人事不可知再圖出處耳
不謂吹竽之誚復見今日得喪常理行隱有時

亦復何恨但疆場構釁殆如漏卮中原思亂民
志不佳板蕩之虞正自不免世受殊恩無緣授
命又憶管時名雋如王華之在漢桓謝之在晉
裴王杜李之在唐造次流離幾不可忍于古喻
今將無不遠又念汝纔通文事未練時瘼使在
平時猶可悠遊待進卽叨祿公家亦復不難潤
色苟當離亂出固須才隱亦須略且維持老母
寄命人世城郭多虞山林多盜苟非立身著烈

難望僥倖苟全故中夜轉側時下兒女之淚獨
臥石子岡前風雨聲如聚霹靂于一室據枕徘徊
無可自譬但念祖爲名將父稱循吏祖典文章
父精史學吾二人能守此四者危而不墮我
于治亂出處亦復綽然豈遂以區區爲太夫人
憂哉不覺披襟長嘯繼以浩歌絲端土積難可
卒傾知汝溪懷聊相慰勗

與弟書二

丙寅

前月奴歸略悉情曲今年在津門度歲我自十
三爲諸生至今便二十載止是年除夕府君方
宦太夫人又正強好新列群儒驟集好譽差可
爲樂而適汝二兄殤痘闔家哀戚我更指傷于
心殆于不起是歲遂奉府君之諱窮愁喪苦歲
歲相逐稍落生產遂多債家或時避之遂在客
舍兼之歲暮悼去愴來便生百感及至歲朝世
人各作歡喜何不爾者亦或勉馳縱復不能亦

奪冗迫俱可自遣而我性厭俗禮歲歲吐門終
歲之間在此旬日憂來難驅如影隨鏡邇來三
載邊人盡在哀疚此痛此毒無復情理今年生
入玉門且公除已久南發在卽便可差解鬱胸
而所志不成負君負母已斷之腸不可復續噉
噎之聲更無離絕每夢先人或見故舊失聲之
慟輟于鄰榻至于驚呼而起一夕累百不復得
間朝來強起旣不見賓客途不復盥櫛如此五

十日便更不勝褊巾近日邊來攜一貂冠名曰
護兔狀似健兒面如老僧對鏡一照輒復自笑
不止幾于絕倒怔忡之疾得之塞上邇更劇發
心如風葉又似遊魚晷影旣短復又嬾食終日
嘗不再食食亦不能兩盃嘗連日不飲卽飲亦
不過五升輒復嬾啜量旣未滿醉不可得往時
失意差于醉中一快又得熟臥遂至五夜差可
自聊今旣無醉致可樂而又不得穩眠一漏神

情越楚楚不可支回息十三四時太夫人日料
白米三升蝦三斤豕腰二十每苦不足十四五
時日飲酒三斗賓客誦讀未嘗或廢此殆異世
事矣我本志在山丘著述聊以自娛爲世所強
遂應徵命然外度國勢內料已空不死于賊必
死于法苟或不死決志高遜故瀕發之際欲先
誅茅包山乃事竟不果今幸得生還而山居未
就頗往來胸中使在山數載著述少有可觀或

可消破塊壘今素業耽閣而勲名未建欲暫紓
眉自非時宜吾聞達人終年一百無累神一日
以此爲况汗欲成雨然情志綢繆叅于理道益
不可解固知非冲素之致亦名理所纏耳然于
時事竟不欲言雖對妻子見密友亦從不吐一
語其神內傷乃更甚矣嘗私念之我不以不得
一命爲負親而以不得九命爲負君此志此痛
良可分憫及其衰也又以幸不得九命不酬親

而以幸不得一命爲酬君此爲堪痛又行可極
今病苦有限而神理索莫英雄之色雖在眉宇
而挾瑟提壺橫槊據鞍之致不可復覓此正未
免自笑何況時輩乎元旦第三日俗呼爲小歲
朝達官群兒各嬉其次我夜坐岑寂胸次所結
有如團雪雖理所可消自難責于此日援筆爲
此書聊當一夕情話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五

終